



鄒有策在製作義肢。

「鄒哥，我又來了。」十年了，這句話鄒有策不知聽了多少遍。站在工作台前，鄒有策總是一邊做着義肢，一邊開玩笑地對進來的人說「叫鄒叔」。34歲的鄒有策，瀘陽人，現四川省人民醫院川港康復中心義肢矯形師，叫他「鄒哥」的，大多是十年前汶川地震中失去肢體的人。2008年地震後，鄒有策從北京南下，和來自香港的團隊為400多人安裝了義肢。十年，他默默地留在了成都，為不斷成長的傷員們，不停地更換、調試義肢。「如果能讓每一個傷員都重新站起來回歸社會，我願留下來。」鄒有策說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四川報道 / 圖：受訪者供圖

對於十年前那場災難的情形，鄒有策不怎麼願意回憶，他說心情太沉重了。他們在醫院裡，每天不斷接診截肢送來的傷員，任務和心裡想的就只有一件事，「就是盡快讓更多的人站起來」。

那個時候，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點，「人太多了」，鄒有策回憶道：「在房間裡，五六十人中，可能只有三四個人是健全的」。所有人都沒有停下來時候，給傷員測量、做模、調試、做義肢……。晚上離開醫院時，一片漆黑，等第二天天亮上班，才留意到灑滿做義肢用的石灰的地上，前一天晚上留下的一串車印。

耐心疏導拒穿義肢傷員

鄒有策來四川之前，從事的就是義肢的製作工作，他曾經給殘奧會的運動員做過義肢，可汶川地震後的這次救治太難了。「當時取模的傷員都是好多人一起來，每個人都需要量身定做。正常的過程，一個病人需要三到四天，但是當時量很大，而且地震中的傷員多數存在肢體水腫情況，剛做好的可能過兩個星期又不合適了，得再改。」

除此之外，當時很多人都拒絕穿義肢，鄒有策和其他醫生還需要給病人做疏導。就這樣，一直到2009年底，經過反覆製作、調試、溝通，第一批傷員才實現了「站起來」。

不想安裝義肢，是很多傷者的想法。王睿當時只有15歲，地震中倒塌的房屋砸斷了她的右腿，被救後不得不高位截肢。鄒有策回憶說，他們做好義肢後，每一次想給王睿穿上，都被她拒絕了。那時的王睿沉默寡言，但他能理解，「對於她這樣的年紀，失去一條腿，整個世界都要崩塌了。」作為義肢矯形師，他更加明白要想穿上

義肢，確實也不是件容易事，那是需要殘肢與「接受腔」磨出一層繭之後才能成功。可是，只有讓她站起來，她才能活得更好。於是，鄒有策想了一個辦法，他組織一些積極配合裝義肢的傷員，叫他們穿好義肢在大廳中訓練，讓王睿每天都坐在輪椅上靜靜地看着。終於有一天，王睿大聲地跟他說，「鄒哥，義肢能讓我試一試嗎？」

「我們錄影記錄了第一批傷員站起來的情形，當時內心是非常非常激動的，我看到傷員中有孩子在笑，可在場的人卻怎麼也笑不出來。」

心繫傷童十年不敢鬆懈

其實，鄒有策並不是汶川地震的親生者，地震發生時，他是北京一家義肢供應商的技術人員。地震後，他跟隨香港「站起來」慈善組織一起來四川。從2008年到2013年，他受邀成為「站起來」中的一員；2013年之後，他成為了川港康復中心的義肢矯形師。

「不管我身份是什麼，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。一直以來，我都堅持著一個信念和目標，就是盡快讓更多的人站起來。」鄒有策說，在這些傷員中，最小的孩子當時只有3歲，而很多未成年的孩子都很難接受現實。由於孩子們長得太快，就算當時合適的義肢，很快就會不適用，就需要不斷地調試、更換，「要給他們做好才能舒服，這和我們穿鞋是一樣的。」

就這樣，鄒有策在四川一幹就是十年。他說，十年了，都沒有能鬆口氣的感覺，因為孩子們的「接受腔」一直都需要不斷地更換。「孩子們長大了，我的工作仍在繼續，留下來，我也就不走了。」他說，自己現在還有個小心願，那就是能找個女朋友，真正在四川安家。

義肢矯形師鄒有策隻身南下 十載守護川震傷員

你們站起來，我願留下來



鄒有策(右)為王睿調試義肢。

搭檔香港專家 深感敬業專業

鄒有策與香港的緣分，開始於地震後幫助傷者的工作，先是與香港來的專家教授一起工作，後來加入了香港「站起來」慈善組織；2009年、2010年還去香港的醫院參加了學習培訓。在他心裡，香港專家的認真、敬業、專業使他受益匪淺，香港城市的有序、溫情讓他念念不忘。

說起與香港來的專家一起工作的日子，鄒有策至今還歷歷在目。「當時，偌大的川港康復中心裡，只有我和香港的何錦華教授兩名義肢矯形師，而我們要面對的是60多名急需安裝義肢的傷員。」鄒有策說，那時與何教授一起，每天都是從一早工作到晚上十點。何教授剛來聽不懂當地的方言，自己有時要充當「翻譯」，但所有人心裡想的都是一樣的，那就是盡快把義肢給傷員們做出來，讓他們活得有尊嚴、有質量。

在港逛街迷路 港人熱心幫助

2009年、2010年，鄒有策獲得前往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、瑪麗醫院、大埔醫院、九龍醫院接受培訓學習的機會。他記得，醫院負責培訓的老



鄒有策和香港何錦華教授(右)一起工作。

師，每天會給他制定不同的、針對性的培訓學習計劃，讓他很感動。回憶起這些，鄒有策感慨地說：「很感謝『站起來』給我提供的學習機會，很感謝『站起來』這個大家庭能夠在成都全心幫助照顧地震傷員。」

鄒有策還記得第一次來香港時，香港市民的良好熱情讓他印象深刻。他說，有一天晚上自己出去逛街，由於路不熟，每去一個地方都要不斷問街上的行人，不少香港市民都給他指了路。鄒有策記得，在聽完一個阿姨給他指的路後，自己便按照其所指方向走，可沒想到阿姨追過來又補充告訴他，前面路口要往左走，這一舉動讓他十分感動。



鄒有策為傷員調試義肢。

義肢工程師是一個雕刻生命的職業，石膏在我手中的百轉千回間，演繹著生命的維度，寄託的是那份對生命的尊重、對肢殘患者的關愛、對人性美的禮讚。吾願做你生命的支點，讓折翼的天使再飛翔。
——鄒有策



鄒有策十年前和地震中的小傷員合影。



當年的小傷員如今都已長大。

昔受助傷者 今體壇奪冠

初初來到四川，鄒有策還是個剛剛進入社會、工作不久的「毛頭小子」，十年過去了，許多他曾幫助過的孩子，不僅站起來了，不少人還成為了赫赫有名的殘疾運動員：失去雙腿的青年代國宏曾獲全國游泳錦標賽蛙泳冠軍，打破全國紀錄，成了「無腿蛙王」；右大腿截肢的王睿，斬獲國際乒聯殘疾

人世錦賽和仁川亞洲殘疾人運動會乒乓球冠軍；右小腿截肢的趙秘，目前正在練習滑雪，已進入國家集訓隊，極有希望代表中國參加2022年北京殘疾人冬奧會……

還有的人成為了康復平台的創辦者，醫院的康復治療師、高校學生，還有人走進了婚姻的殿堂。鄒有策說，看着他們成長起來，就覺

得自己的選擇沒錯，也從內心為他們感到驕傲。

鄒有策說，這十年，也是自己成長的十年，自己的技術水平提高太多太多了。此外，「收穫的還有幸福。」他說，經歷了這十年之後，自己對幸福的標準設定得非常低，「家人健康，身邊有家人、朋友陪伴就是我的幸福，這些都與物質無關。」



杜永衛在「離窟最近」的敦煌創業，做敦煌彩塑臨摹。

網上圖片

「飛天工匠」杜永衛情結莫高窟

神州行走

1977年冬天，17歲的杜永衛騎着單車，帶着後來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騎行了幾十里，去當時杜永衛下鄉的村裡爭取讓他進敦煌研究院。由此，他的一生便與莫高窟結下解不開的情緣。

「那時，敦煌研究院百廢待興，人才青黃不接，條件非常艱苦，正在就近招人。」58歲的杜永衛近日受訪時回憶「初遇」莫高窟說，當時「招幹」考官是

樊錦詩和孫紀元先生，經過簡單畫素描和面試後，自小有美術特長的他被選中，從此成為「洞中人」，學習畫畫、臨摹、雕塑……

初入洞窟，自小痴迷美術的杜永衛被莫高窟內古人的藝術震撼、感動。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形容當初的杜永衛，對敦煌文化知識的渴求就像「牛進了菜園子」。

18歲時，杜永衛被當時敦煌研究院美術所所長孫紀元相中收

徒，開始學習敦煌彩塑臨摹。在師父的指導下，杜永衛完整傳承了敦煌彩塑製作技藝。

在莫高窟臨摹22年後，1999年，杜永衛的創意外中標，為台灣慈濟靜思堂做362身世界飛天雕塑，需歷時三年。「在敦煌研究院是體制內的人，不能請假這麼久，但當時很想把這藝術創意做成，就只能辭職了。」

留敦煌創業只為「離窟最近」

時至今日，談起當時的「離

開」，杜永衛坦言是他一生的遺憾。「真正感到不捨和難過是三年後完成了台灣的雕塑，猛然感覺失去了自己最熱愛的莫高窟，無所適從。」

無法重返莫高窟，他選擇留在「離窟最近」的敦煌創業，開公司，成立工作室，做敦煌彩塑臨摹，並把自己的工作室變成了敦煌彩塑的傳習基地，為海內外慕名而來的大學生、愛好者教授製作技藝，講述佛窟故事。

■中新社